

邓肯自传

(唯一完整版)

伊莎多拉·邓肯◎著
李洪顺 周柳宁 谭继斌◎译

ISADORA
DUNCAN

A 團結出版社

人类
史上最迷人的
女性自传

邓肯自传

唯一完整版)



伊莎多拉·邓肯◎著
李洪顺 周柳宁 谭继斌◎译

ISADORA DUNCAN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邓肯自传 / (美) 邓肯 (Duncan, I.) 著 ; 李洪顺, 周柳宁, 谭继斌译.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126-2261-6

I. ①邓… II. ①邓… ②李… ③周… ④谭… III. ①邓肯, I. (1877~1927) —
自传 IV. ①K837. 12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5936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240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74 千字

印 数: 4000

版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2261-6/K • 88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天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

关于邓肯

□看邓肯小姐跳舞，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黎明时刻。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己的自由表达；那时动作的韵和声音的律和谐一体；那时人体的动作与海合而为一；那时女子的胳膊美妙一摆是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落在芳草地上的脚则是落叶在地球上轻盈的漂浮。当所有的宗教热情、天热的爱和爱国的情怀、所有的牺牲和激情，和着西萨罗竖琴或铃鼓一泻而出的时候，或者当他们因为生活的欢乐在林中、在海边情不自禁地舞之蹈之的时候，那一定是人类心灵美好而有力的激情传达到了身体，然后与整个自然融为一体而与之同脉。

——摘自《艺术》杂志编辑的评论

邓肯说：

□凡是金钱都带着咒语，而拥有金钱的人则整日坐卧不宁。

□我认为在每个生命之中都有一条精神之线，一条向上的曲线。所有附着在这条线上并使这条线更加强壮的是我们真正的生活——其余的东西只不过是在我们心灵的进程中从我们身上落下的废物而已。而这条精神之线就是我的艺术。我一生只有两件大事——爱情和艺术——而爱情常常会毁灭艺术；而经常是艺术的紧急召唤使爱情悲剧性地终结。这两者没有共同点，只有不停地战斗。

□我有三个了不起的大师，这三位本世纪的舞蹈先锋是——贝多芬、瓦格纳和尼采。贝多芬以有力的节奏创造了舞蹈，瓦格纳创造了雕塑式的舞蹈，尼采则是在精神方面创造舞蹈，尼采是第一个起舞的哲学家。

□爱情也许是一种消遣，也许是一种悲剧，我带着一种异教徒的纯真投身其中。

□我一生都为复古艺术不懈努力，去发现迷失在代代相传的迷宫里的

纯朴自然。

□就这么，我面前站着一位杰出而帅气的美男子，是一位天才。我内心突然燃起爱的火焰，我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两年来我性情中那潜伏的磁性般的依附突然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我在克雷格身上发现一种与我相呼应的气质。在他身上，我找到了相连的骨肉和同脉的血液。他常对我大声喊道：“啊，你真是我的小妹妹。”我感到我们的爱中有些乱伦的味道。

□曾有人问我是否认为爱情高于艺术，我说二者不可分割，因为艺术家是真正的情人，艺术家本身对美有着至纯的理解，而当用爱去审视不朽之美时，爱就是对心灵的阐释。

目录

引 言	1
第一 章 六岁办学	1
第二 章 初恋	5
第三 章 初吻	11
第四 章 大舞台上的“无名小卒”	17
第五 章 初次与音乐大师合作	21
第六 章 伦敦的惊喜与困顿	25
第七 章 与艺术大师的交往	28
第八 章 在巴黎的际遇	39
第九 章 与罗丹相识	51
第十 章 在布达佩斯	58
第十一章 与“罗密欧”私奔	62
第十二章 亲吻希腊	70
第十三章 梦醒雅典娜	82
第十四章 结识瓦格纳夫人	87
第十五章 一次心醉的爱情	92
第十六章 闻到智慧的香味	99
第十七章 初访俄罗斯	105
第十八章 创办舞蹈学校	114
第十九章 爱女降生	120
第二十章 要艺术，还是要爱情	132
第二十一章 罗斯福总统的赞美	142
第二十二章 “我要找个百万富翁”	151
第二十三章 儿子诞生	160

第二十四章	“英雄主义”的本能	165
第二十五章	死亡之吻	178
第二十六章	在君士坦丁堡	191
第二十七章	重新回到学校	198
第二十八章	孩子夭折	205
第二十九章	南美之行	214
第三十章	对美国舞蹈的思考	227
第三十一章	巫师的预言	233

附：《未讲完的故事》

第一章	奔赴俄罗斯	245
第二章	遭遇叶赛宁	255
第三章	美国之旅	261
第四章	叶赛宁病发	269
第五章	疯狂生活	275
第六章	回归巴黎	285
第七章	柏林惨景	294
第八章	叶赛宁之死	298
第九章	巴黎岁月	305
第十章	重返舞台	314
第十一章	尼斯之行	321
第十二章	尼斯窘况	330
第十三章	洛亨格林	335
第十四章	邓肯之死	343

引言

老实说，有人初次建议我写这本书时，我心里有些七上八下。这倒不是因为我的生活没有小说有趣，也不是比不上电影刺激，如果把我的生活经历很好地写出来，是不难成为一本划时代的传记，可是难就难在——如何将它写出来。

一个简单的舞姿往往要花费我几年的奋斗和艰辛的探索。我非常了解写作这门艺术，我知道要写出简练而漂亮的一句话同样会需要我多年专心致志的投入。我一贯认为：有人尽可以长途跋涉去赤道做出降狮伏虎的骇世之举，但让他把此举诉诸笔端时却拙于言辞；而换了另一个，这人足不出户，但他可以将丛林屠虎描绘得有声有色，让人读了觉得他曾身临其境，读者甚或感觉到了他的剧痛与惊惧，嗅到了狮子的气息，听见了响尾蛇可怕的紧逼声，一切尽在想象之中。因为我没有塞万提斯^①或卡萨诺瓦^②的神来之笔，我妙不可言的生活经历可能在我的笔下失去其原有的韵味。

再就是，一个人如何去忠实地写自己。我们确实了解自己吗？朋友对我们是一种看法，我们自己对自己是一种看法，爱我们的人对我们又有一种看法，而仇人对我们还有别的看法——所有这些看法都各不相同。我这么说可不是信口开河，因为今天早上喝咖啡时，我看到报纸评论说我美若天仙，是天才，随手又拿起另一张报纸，脸上的笑容还未消退之际，我看到上面的文字说我是个庸才，是个体型丑陋、不折不扣的母夜叉。

我从此再也不看评论我的文章了，我不能让人家赞不绝口，但坏话却实在令我灰心丧气，而且坏话往往带有挑衅性的人身攻击。有一位柏林批评家老是对我轻口薄舌。他说我简直没有乐感可言。有一天我写信诚邀他

^①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堂吉诃德》。

^②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浪荡公子，其主要著作为自传《我的生平》。

前来，好让他相信自己是错误的。他来了，与我对桌而坐。我费尽口舌给他讲我从音乐中演化出舞蹈的理论，足足讲了一个半小时。我发现他呆笨之极，而最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助听器来，并告诉我他耳朵很背，即使带上这玩意儿坐在前排也很难听清乐队演奏，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对我的评论让我夜不能寐！

不管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怎么不一样，我们在此书中的主人公将如何来写呢？是写成圣母玛丽亚，淫荡的密萨琳娜，从良的玛格德琳，还是女才子？我去哪里找这么一个经历丰富的女性？对我来讲这样的女性似乎不止一个，而是成百上千，而我的心灵却远远不受这些人中任何一个的影响。

有人说的好，写作基本的东西就是作者对其所写的东西毫无经历。要将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些语言是多么难以捉摸。回忆不像梦境那么有枝有叶。我做过的许多梦可比真实经历的回忆要生动。人生如梦，还多亏如此，要不然谁能承受得了其中的某些经历？比方说，卢西塔尼亚号^①豪华轮的沉没。遭此大难的人们脸上该留下永不消失的恐怖表情才是，而我不论在哪里遇上他们都发现他们幸福快乐。只有在传奇故事里，人们才会有身心巨变。而在正常生活中，即使其经历极度恐惧，人也还是原来的人，试看许多俄罗斯的王公贵族在一无所有之后还不是像战前一样夜夜在蒙特马特^②与歌女们饮酒作乐么？

无论是谁，只要他（她）能够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如实写出来都会写成一部杰作的。但是没有人敢写出自己生活的本来面目。让一雅克·卢梭为人类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他揭示了自己真实的灵魂、隐私和最深处的思想。他写成了一部不朽之作。沃尔特·惠特曼向美国人民披露真我，他的作品曾一度作为“不道德的书”而遭禁。今天，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说太荒唐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女性讲过她生活的全部。好多女名人的自传讲的只是她们外部世界的琐碎和逸闻趣事，并没有触及到她们真实的生活。一到欢乐或痛苦的关键时刻，她们都莫名其妙地缄口不言。

我的艺术就是通过舞姿和节奏来努力展现真我的，为探究一个绝对真实动作我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这与语言表达完全是两码事。在蜂拥而来

① （英国）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沉。

② 法国地名。

的观众面前，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用艺术向他们展示我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冲动。从一开始我就是用舞蹈来表现自我的，从孩提时代，我就开始用跳舞的方式表达对万物生长而感到的难以自抑的欢乐。少年时，初次认识到生活中悲剧的暗流，我的舞蹈便由欢乐转向忧虑，我为生活中的残酷和时间的无可挽回而忧虑。

16岁吋，有一次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我给观众表演舞蹈。舞散之际，有一位观众突然喊道：“这是死神和少女。”后来这段舞蹈就叫《死神和少女》了。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当时只想尽力去表达对一切貌似欢乐盛景之下所隐含的悲剧的初步认识，那段舞蹈，按我的理解本该叫《生命与少女》的。

后来，我用舞蹈来表达与生活的抗争，这种生活也即观众所称的“死亡”。我用舞蹈来表达生活来之不易的瞬间的欢乐。

没有什么能比电影或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更脱离现实的了。这些人往往美德具全，绝对不会犯什么错误。男主人公一定是高贵、勇敢、坚毅……好得不得了。女主人公必定是纯洁呀、温柔呀……诸如此类。所有的卑鄙和罪恶都算在恶棍和“坏女人”的头上。其实，我们知道，生活中的人不能简单地按好坏来分。我们并非人人都触犯“十诫”，但肯定有触犯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都藏着有一个不守清规戒律的自我，一有机会就跳出来。有德行的人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诱惑不够，因为他们的生活较为单调平静，或者他们用心太专而无暇顾及周围的事情。

我曾看过一部叫《铁路》的好片。其大意是说人的一生就像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火车一样。当火车脱轨或遇上不可逾越的障碍，灾难就会来临。幸运的是当司机看到陡峭的下坡时没有恶魔般的冲动，要不然，他就会取下所有制动装置而冲向无底深渊了。

曾有人问我是否认为爱情高于艺术，我说二者不可分割，因为艺术家是真正的情人，艺术家本身对美有着至纯的理解，而当用爱去审视不朽之美时，爱就是对心灵的阐释。

或许我们时代最了不起的名人当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①了，但他个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家，作品宣扬尼采的超人哲学、唯美主义和色情。主要作品有诗集《新歌》、小说《死的胜利》。

头矮小，也只有在笑起来时才算得上好看。可当他与所爱的人交谈时，他却变得像阿波罗一样。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赢得了当今几位最伟大最美的女人的爱。当邓南遮爱一个女人时，他会让她的情绪高涨，使她觉得一下子从世间的凡人变成了仙域中的贝雅特里奇。他让女人们个个都飘飘欲仙，他让她所爱的人高高在上，大有与贝雅特里奇同在的感觉。但丁也曾为贝雅特里奇写过许多不朽的赞歌。在巴黎曾一度有崇邓南遮风，所有的美女都爱上了他。当时他给他每一位受宠的女人都蒙上一层闪光的面纱。言行举止之间禁不住神采飞扬，但当诗人的热情退去，面纱随之消失，女人的神采不再，她又成了肉骨凡胎。她自己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却意识到了这种从仙域到尘世的突变。回首昔日的受邓南遮宠爱的日子，女人发觉邓南遮是当世不遇的情人，哀叹自己的命运，她变得越来越悲凉，直到有一天人们遇到她时议论说：“哎呀，邓南遮当初怎么会喜欢这个姿色平平的红眼睛女人呢？”邓南遮的爱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它可以使最平淡无奇的女人在爱情的幸福中拥有天仙般的容貌。

在邓南遮的一生中，只有一个女人经受了他魔力的考验，这女子本来就是仙女贝雅特里奇的化身，邓南遮也就用不着向她投去面纱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埃莉诺·杜丝就是但丁笔下的贝雅特里奇^①的化身。因此在她的面前邓南遮只有仰慕拜倒，这在他快乐的一生中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改变其他的女人，唯有埃莉诺神灵一般高高在上。

人们对巧妙的奉承的威力是多么无知啊！我感觉听到邓南遮那带有魔力的赞语就如同夏娃在伊甸园中听到毒蛇的不可抗拒的诱惑一样，邓南遮可让任何女人感觉到她就是世界瞩目的中心。

我曾在林中同她一块惬意地散步。停下来时，我们彼此都沉默不语，然后邓南遮突然感叹：“啊，伊莎多拉，只有与你独处才会领略自然。其他的女子会把风景糟蹋了，而你却与自然融为一体（哪一位女子能受得了这样的赞词？），你与花木、天空不可分割，你就是主宰自然之女神。”

这就是邓南遮的天才。他让每个女人都觉到自己是各自领域中的女神。

^① 杜丝（1858—1924），意大利女演员，以演莎剧中的朱丽叶、左拉的《黛莱丝·拉甘》、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等闻名。

躺在内格拉斯的床上，我尽力去想他们称之为回忆的东西。我感觉到了米迪阳光的炎热。我听见了孩子们在附近公园里嬉闹的声音。我感到了自身的温暖。我低头看我赤裸的双腿，它们舒展开来。我柔软的乳房和双臂从没有静止过，它们总是轻柔地、波浪式地涌动。我认识到，12年来我一直很疲惫，我的乳房一直蕴含着无尽的痛楚。我面前的这双手满是忧伤：当我独处的时候，我的双眼很少是干着的。泪水，已经流淌了12年。12年前的一天，我正睡在另一张床上却突然被一声巨大的叫喊惊醒，转过头。我看到洛^①像一个受伤的人，在说：“孩子们都死了。”

我记得当时我一下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我感觉好像吞下了一些燃烧的煤块，喉咙灼痛，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很温柔地跟他说，我试图安慰他，并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后来又进来一些人，但我想不通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又进来一位留着黑胡子的人，有人告诉我这是医生。医生说：“这不是真的，我要救活他们。”

我相信了他的话，我想跟他一块去，可人们拦住了我，我现在才明白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孩子们的确没救了。他们怕这个打击会让我失去理智，可当时的心情却是极喜。我看到四周的人都在哭，相反的倒有股去安慰每一个人的强烈欲望。回头想想，现在还是不明白当时的这种奇怪的心态。是我真的看破红尘了吗？我知道死亡不存在吗？那两个小小的冰冷的蜡像难道不是我孩子，只是他们丢掉的衣服吗？孩子的灵魂会依旧活泼可爱，可是不是永远这样？在孩子的一生中，母亲的哭声只有两次他们听不到——一次在生前，一次在死后。当我把他们冰凉的小手攥在手中时，那小手再也不会抚摸我的手了，我哭了，这哭声与生他们时的哭声一样。为什么一样呢？是不是因为一个是大喜而另一个是大悲。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我知道这哭声是一样的，在世上是不是只有一声大哭寓意无穷，这一声包含了忧伤、欢乐、狂喜、剧痛和母亲生育时的幸福哭声？

① 指洛亨格林，曾与邓肯同居。

第一章 六岁办学^①

孩子在母腹中时，其性格就早已形成了。母亲在生我前精神极度痛苦，饮食起居很不正常。除了冻牡蛎和冰镇香槟外她不吃任何东西。要是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我就会说：“在我妈的腹中时，大概是牡蛎和香槟的缘故吧——那可是代表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特吃的东西噢。”

怀着我的时候，母亲痛苦不堪，她常说：“将来这孩子肯定不怎么正常。”她原以为会生个怪物哩！实际上，从我降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狂躁不安地挥舞小手小脚。因此母亲嚷道：“你们看我说对了吧？这孩子真是个小疯子。”可是到了后来，我却成了家人和朋友们的小开心，他们给我穿上小围兜，我就会伴着音乐跳起来。

我刚记事的时候发生了一场火灾，我记得有人从上面的窗口把我扔到一个警察的怀里。那时我也就两三岁的样子，但我清楚地记得在混乱中尖叫声和烈焰中有人安慰我，我还记得那警察紧紧抱住我，我的小手勾住他的脖子。他大概是一个爱尔兰人。我听见妈妈疯了一样的叫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并看见她试图冲进建筑物但被人阻止了。她以为我的两个哥哥还在大楼里呢。后来我记得见他们俩坐在一家酒吧间的地板上。穿着鞋子和长袜，后来他们又坐了童车，再后来他们就坐在吧台上喝热巧克力汁了。

我生于海边，而且我注意到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海边。我的第一个舞蹈造型理所当然是从波浪的起伏中演化出来的，我的星座是阿佛洛狄特而阿佛洛狄特也是生于海上，当这颗星上升时我万事吉利。在此时此刻，我会一帆风顺而富于创造激情。我也早已注意到当这颗星消失时我通常是霉运连连。现在的占星术或许没有古埃及人的时代或迦勒底人时代的占星术那么重要了，可我们的心灵却肯定受星球的影响。如果父母们知

① 章题为编者所加

道的话，他们会研究星星的秘密而生出更漂亮的小宝贝的。

我也相信，出生在山里的孩子和出生在海边的孩子是大不相同的。大海对我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在山里时我不知怎地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而且有想飞起来的欲望。大山总让人感觉到我是地球的囚徒。仰望山峰，我不像一般游客有那样敬慕的心情，我总是想跨越山巅逃出樊笼。我的生命和艺术属于海。

我应该感谢我们年轻时代母亲的贫穷。母亲请不起家庭教师，雇不起仆人，正因如此，从孩提起我才有机会尽情挥洒自我而过上一种自然的生活而且从没失去过。母亲是个音乐家，靠教音乐糊口，她在学生家里上课，一整天都在外面，晚上很晚才能回来。逃离学校的牢笼后我就完全自由了。我可以独自在海边游逛，任思绪无边。我是多么可怜那些老是由保姆和家庭女教师侍候的孩子呀！他们总得有人保护，有人照看着，让人打扮得光光鲜鲜。他们在生活中有什么收获呢？母亲忙得顾不上考虑她的孩子们会有什么闪失，因此我和两个哥哥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闯荡。有时我们会做出些很冒失的事情，这要是让妈妈知道了，非急死她不可。谢天谢地她总算对此毫无所知。我说谢天谢地当然是还因为儿时的这种无拘无束给了我创作舞蹈的灵感，我的舞蹈是对自由的表达，从来没人对我说“不许”，那没完没了的“不许”在我看来对孩子的生活是不幸的。

我早在五岁的时候就去了公共学校。现在想起来，母亲当时肯定虚报了我的年龄，当时有必要把我安置在某个地方。我认为人长大以后不管做什么，所做的一切已经在还是孩子时体现无疑，我的性格中早就有舞蹈家和革命者的因子了。母亲受天主教的洗礼并在爱尔兰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在发现父亲不是她心目中的那样完美前，她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后来与父亲离了婚并自己带着四个孩子闯荡世界。从那时起她一下子从一位天主教徒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并成了鲍勃·英格索尔的信徒，她曾给我们读过英格索尔的著作。

有一点就是她认定所有的虚张声势都是胡扯。当我还是个婴孩的时候，她就给我们讲圣诞老人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学校老师在过圣诞节分发糖果糕点时说：“看，孩子们，圣诞老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结果我站起来很庄重地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从来就没有圣诞老人这回事。”老师大为恼火，她说：“糖果只发给信圣诞老人的小女孩。”“那我不要你的糖

果。”我说。老师一下火气冲天，她惩我示众，命我走到前面坐在地板上。我走到前面，转身面对同学们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著名的演讲。我大声说：“我不相信谎话，妈妈告诉我她太穷了，当不了圣诞老人；只有富妈妈才能打扮成圣诞老人发礼物。”

听到这，老师抓住了我并试图强迫我坐在地板上，可是我挺直了双腿不肯屈服，她只能把我的脚后跟磕打在木地板上。毫无办法之后，她令我站在墙角，可是本来就是站在那里的，我扭过头大声说：“没有圣诞老人，没有圣诞老人！”最后老师被迫把我送回家。路上我还一直喊：“没有圣诞老人！”可是我一直对我那次的不公平待遇耿耿于怀，仅仅是因为讲真话就不发给我糖果还要罚站。我向妈妈讲这些时间她：“我说错了吗？没有圣诞老人，对不对？”她回答说：“没有圣诞老人，没有上帝，只有你的精神能帮助你。”那天晚上，我坐在她脚下的地毯上，听她给我们读鲍勃·英格索尔的演讲。

对我来讲孩子们在学校受到的普通教育毫无用途。我记得当时在学校我要么就让人看成绝顶聪明名列前茅，要么就是不可救药的大笨蛋，垫底学生。学习好坏全看死记硬背，看我是不是不嫌麻烦去背诵我们学的东西。我实在是不知道学了些什么。不管是名列前茅还是垫底，上课对我来讲乏味透顶，我老是盯着钟表，指针到了点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到了晚上我真正的教育才会开始，这时母亲会给我们演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的曲子，或是给我们大声朗读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彭斯的作品，我们在此时着了魔一般。大部分的诗都是由母亲给我们背诵下来的。六岁时，在学校的一个节目上，我模仿母亲的腔调背诵了威廉·利特尔的《安东尼致克娄巴特拉》：

我要去了，埃及，我要去了！

生命的红潮退得太快了！

这使听众吃惊非小。

又有一次，老师让每个学生写一写自己的生活经历，我这样写道：

“我5岁时我们在23号大街的一所小房子里，由于付不起房租，我们就不能再在那里住了，于是就搬到了17号大街；在那里房东见我们手头拮据就不答应；后来我们又搬到了22号大街，在那里我们也过不安生，于是就又搬到了10号大街。”

我的生活经历就是这么写的，家总是搬了又搬。当我站起来读时，老师一听就生气了，她认为我在瞎胡闹，把我带到校长那儿，校长就派人把我母亲找来。当可怜的妈妈读到我的作文时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并发誓这篇文章句句实言。这就是我们的流浪生活。

我希望现在的学校不再是我做小姑娘时的学校了。我记忆中的学校教育毫不体谅孩子们，甚至是冷酷无情。我记得空着肚子，穿着冰冷潮湿的鞋子，还要强迫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硬板凳上，那情景很惨。在我看来老师就像一个不通人性的怪物在那里折磨我们。可孩子们从不提及遭的这些罪。

记忆中在家里我从不受什么罪，虽然穷但我们过惯了穷日子。只有在学校我才受罪。在记忆中对像我这样一个既敏感又骄傲的孩子来说学校就像监狱一样使人蒙羞受辱。我一直是学校的叛逆者。

大概是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我找来了街坊的六个孩子，他们都太小还不会说话，我让他们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然后教他们挥动手臂。说这是我的舞蹈学校。母亲乐了，她坐在钢琴前开始给我伴奏。这所学校就办了下去并且很受欢迎。后来邻近的小女孩都来我这，她们的父母给我点钱让我教他们，后来证明这是大为有利可图的职业，这就是我这一职业的开端。

我10岁时，学校的班变得越来越大，我就告诉母亲我上学毫无用途了，上学不过是浪费时间，因为那时我可以挣钱了，我认为挣钱比上学可重要多了。我把头发盘在头顶说我已经16岁了。因为那时按年龄说我长得算很高的，我姐姐伊丽莎白是由祖母带大的，她后来跟我们住一块并和我一起教这些舞蹈班。我们一下子红了起来，并在旧金山许多很富的人家里教课。